

汉书评注读本

一
函
二
册
函

言文
對照 漢書評註讀本

下冊

蓋寬饒直節（節蓋寬饒傳）

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呂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

〔評〕寬饒德美節直立朝而羣小畏憚殆詩所謂邦之司直者歟惜不能采王生之言自劉闕下徒博眾人之哀憐而已班文曲折描摹足與太史公灌夫傳相頡頏

〔註〕一入第謂治第新成始人居之也二寬饒姓蓋魏郡人字次公明經為郎文學宣帝朝舉方正對策高第擢司

然深刻喜陷害人也三特坐謂自尊抗無所屈也四長信少府長信漢宮名太后所居少府官名主供飲食服御等事者五傳舍客舍也謂輒過也

●譯俗

平恩侯許伯起造宅第新落成方纔搬入居住丞相御史將軍和中二千石都前去道賀獨有蓋寬饒

不去。許伯去請了他。他方纔前去。從西階走上。臉孔向東。特別的坐着。許伯親自替他斟酒道：「蓋君後到。」寬饒道：「不要多給我酒喝。我是個酒狂哪！」丞相魏侯笑道：「次公醒時也是狂的。何必要喝酒纔狂呢？」在座的人便都注目他。對他很謙恭。酒喝到高興的時候。音樂齊作。有個做長信少府叫檀長卿的。站起來跳舞。裝沐猴和狗鬪的樣子。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寬饒心中不快活。便仰視屋頂歎道：「好呀！但是富貴沒有一定的。忽地換人都好像客人過客棧一般。我看見過的。已經很多了。只有謹慎小心的。纔能夠長久。你君侯可不警戒些麼？」便立起走出。參奏長信少府說：「他竟把列卿的身分。做那沐猴舞。失掉體統。很不恭敬。」皇上要想辦少府的罪。許伯替他央告着。過了好久。皇上的念頭纔算丟掉。

鄭朋奏記（節蕭望之傳）

鄭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俟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屬。鋒鏑奉萬分之一。

〔評〕望之位歷將相。恩居師傅。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漢代社稷臣也。鄭朋恐其僅比管晏。不為周召。

故作奏記勉之。全文只以援引作斷。風格既高。神韻亦絕。而道逸典則。莊重不佻。令人想見漢代休風。

〔註〕(一)鄭朋附會稽人陰欲(二)周召周謂周公也(三)公綽春秋魯大夫孟公綽也為人廉正寡欲(四)卞莊魯卞邑大夫勇士也(五)耳順

六十曰耳順(六)將軍其人謂國家委任將(七)管晏謂管仲晏嬰也(八)下走自謙之辭謂任走之役也(九)延陵之臯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秦國而耕于臯澤延陵即今江蘇武進縣(十)疇也美田(十一)度行謂度量行為也(十二)鋒鏑鋒刀也鏑刀旁也

●譯俗

會稽人鄭朋上說帖給蕭望之道：「你將軍體察周公旦召公奭的德行，受了像孟公綽的安質，有卞莊子那樣的威勇，到了六十歲，便身當重要的爵位，官做到將軍，這實在是士人最高的命運了，住在山野中的許多百姓，沒有一個不歡喜，都道『國家委任的將軍，真是得着合宜的人了。』但現在你將軍的立意到底還是像了管仲晏子便罷呢？還是要日斜不食，追着周公召公的功蹟，然後纔止呢？如果像管仲晏嬰便罷的，那末我下走就要回到會稽去，尋那延陵季子的隱耕臯澤的故事，修理我良田中的農事，養着雞種着黍，像子路所遇見的丈人一般，待見了二子長成，便老死罷了！如果你將軍分明是要酌量了行為，積起了思想，塞住那邪僻的行徑，宣布那中正的政治，興起周公召公遺下的事業，親身學那日斜不食的勞苦，兼管着許多事體的，那末我下走情願竭盡區區的微力，像磨快了刀，也要效勞着萬分中的一分的。」

揚雄傳略（節揚雄傳）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周伯僑者，呂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

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偁揚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崦山之陽曰郛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呂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宅揚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呂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詹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呂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呂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崦山投諸江流呂吊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呂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評 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人多輕其書然其文義至深不說於聖人設能遭遇時君為賢知所稱必能度越諸子孟堅有憐才之意故詳叙其著作而表揚之文筆醇樸道勁詞義亦精嚴叙其先世以見名門叙其作為以見品行皆可法處

註

(一) 采

以官受地

(二) 別

謂分系

(三) 范中行

范氏謂昭子士吉射也自士會食采於范以邑為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為氏

知伯名瑤其地為趙韓魏所分五巫山即今四川六巴江州巴即所治之江州縣也七廬江即名故城在今安徽

元鼎漢武帝年號九郭即今四川一墟故一百二詰謂指三俠蕩音微儻四汲汲欲速五廉隅謂品行

堅確之謂也支儋石指米粟而言一石六司馬相如成都人字長卿景帝時為武騎常侍武帝召

賦所作有子虛上林大人等屈原戰國楚人名平列號靈均住楚為三閭大夫懷王重其才靳尚

原作漁父諸篇以見志于五六大行謂安步七龍蛇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八湛身水而溺死也

惜誦懷沙屈原所作九章中篇名也三畔牢愁畔離也牢聊也謂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

●譯俗

楊雄號叫子雲是蜀郡成都人他的祖先是出於周朝伯僑的伯僑原來是旁支的底子起初有食采邑在魯地名叫揚的因而就就把揚做姓氏但不知道伯僑到底是周朝的那一支揚這地方在黃河汾水的中間周朝衰微的時候揚氏有稱侯的號叫「揚侯」恰值晉國六卿爭權韓趙魏興起來范氏中行氏和知伯都滅掉當這時候有人逼害揚侯揚侯就逃到楚郡的巫山縣去因就住家在那裏楚漢興起來的時候揚氏便逆着長江上去住在巴郡的江州縣有個揚季官做到廬江太守到漢朝元鼎年間因避仇人再沿江上去住在岷山的南面名叫郫縣那裏有田一百畝有屋幾間世世拿農桑算職業從季到雄一共五世都是一子單傳的所以揚雄並沒有親族在四川揚雄從小便好學但並不喜歡章句訓詁只求明白意思罷了他所以能博覽羣書竟沒一書不看他做人很簡單寬緩只口中吃音不會同人家大談大講所以總是靜默無聲喜歡深沉的思想清靜不做什麼也沒有嗜欲不汲汲要求富貴也不憂愁着貧賤又並不修方正的節操要那當世的名譽家產不過十幾金家中並沒有擔石的米粟藏起但他却很安逸自然有一種大器量的樣子不是聖賢的書籍他是不喜讀的不合他的意思那怕

富貴，他也不肯去做的。平常喜歡做些辭賦，先時蜀郡有個叫司馬相如的，他作賦很是弘麗溫雅，揚雄心中很羨慕他，每次作賦，常常摹擬他的詩賦，把他做格式的他又奇怪屈原的文字好過相如，為何大家不寬待他，竟做了離騷，自己投入汨羅江尋死呢？因就悲哀他的文章，每次讀起來沒一次不痛哭流涕的，以為君子得到時機，便可大行其道，不得時機，便像龍蛇的蟄伏着罷了！遇時不遇時，實在是命運的，為什麼要投河自盡呢？他於是就做書，往往拾取離騷中的文字，反了他的意思，從岷山投入長江，去吊那屈原，名叫反離騷，又依旁了離騷，再作一篇，名叫廣騷，又依旁惜誦以下諸篇，到懷沙止，共成一卷，名叫畔牢愁。

揚雄解嘲（節揚雄傳）

客謝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僭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

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呂橐或鑿。坏呂遁。是故騶衍。呂頤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檄呂糾墨。製呂質鉄。散呂禮樂。風呂詩書。曠呂歲月。結呂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呂。為稷契。人人自呂。為咎繇。戴維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呂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喋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呂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呂欲談者。宛舌而固聲。

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序。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
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矣。夫者滅隆隆者絕。觀雷
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
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
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迺鵠鼎而笑。鳳皇執螭。蚺而
謝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史跗扁鵲。悲夫。客曰。
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曰。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
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索。激叩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
之匹夫也。頓頤折頸。涕洟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時
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
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
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敵。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
於唐虞之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
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

評體裁彷彿客難而氣蒼勁詞清腴姿態復橫溢爽達中饒有奇氣可謂青出於藍孟堅之答賓戲祖此退之之進學解固當稍遜蓋其文端莊奇雅曲折詳盡自闢運會非後人所可企及

(註) 一 人綱人紀言爲眾人之紀綱也 二 拆分也 三 僭荷負也 四 紆青攪紫青紫謂綬之色無常也攪也 五 同行並行也

(六) 金門玉堂 金門玉堂大門也玉堂小玉堂漢殿也
 (七) 扶疎 分布也
 (八) 織者入無倫 織從之甚無等倫也
 (九) 纓得之也 纓得之也言得之也
 (十) 拓

落也不耦
(主) 跌也失足
(主) 赤族誅殺必見血故云
(主) 離為十二秦韓趙魏中山也
(古) 合為六七韓魏燕

楚六國也秦也 **立** **恣意所存** 謂來去如鳥之飛各任所息也 **大** **自盛以橐** 謂范曄也 **索** 韓人字叔受辱於魏乃易姓名曰張 **七**

鑿坏以遁謂顏回也魯人魯君聞其賢使使往聘因鑿後坏而亡坏壁也
 (大) 駟行齊人其術浮觀陰陽消息迂大而閑博
 (元) 頡亢上下不定也
 (干) 連蹇連蹇值

世之屯
也。
(主) 渠搜 今蒙古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主) 番禺 今廣東番禺縣
(主) 陶塗 北方國名
(主) 東南

尉謂會稽東
部尉也⑤西北一候謂熒煌玉門
關也⑥徽以糾墨製以質鈇有罪者則係於徽墨尤惡者則斬以
鈇箕徽糾墨皆繩也質鏃也鈇莖刀

也。
 (三) 風化(天)倚廬
 為之無楯柱。
 (无) 八區
 方謂八。
 (手) 稷契
 傳而至武王。
 遂有天下。
 契為農師。
 舜時為后稷。
 十五

功舜命之為司徒
於商為始祖(五)
啓係即皋陶字庭堅舜命作士明五刑弼五教
(五)**縱**者也
(五)**阿衡**故稱伊尹曰阿衡
(五)**羞比**晏嬰與

夷吾晏嬰齊人字平仲夷吾管仲字也
比之者以其不為王者之佐也美
乘雁四雁也
三仁謂微子比干箕子也
二老伯夷太公也
五穀謂百里實也買

身以殺羊之皮五
羣蔡澤燕人善辯多智游說諸侯不遇後入秦昭王召見
與語悅之拜為客卿尋代范雎為相號剛成君
五嘯吟頌頤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曰

言文

三

下

丹

祿統了青緘，拖了紫帶，漆紅着車輪，很氣概的。如今你幸虧遭到文明的時世，處在沒有忌諱的朝廷中，和許多能幹人在一起，料來經過金馬門，登上玉堂去，是早已有日子的了，却没有聽得你畫出什麼一種計策來。上頭說說人君下邊和公卿談談眼睛像耀着的星，舌頭像發電的光，一從一橫的，談論得沒有人可以抵當。倒在此作太玄五千言，像枝葉分散得很多的，一個人獨說十餘萬字，深的比黃泉還低，高的比蒼天還高，大的包含着元氣，小的細得沒有比方，然而爵位不過是個侍郎，就是升些官，也不過升到給事黃門，依我料來，玄色的莫非不時髦，要白的纔好吧？為什麼你的官職不會交時呢？」揚子笑着答應道：「你客人只知道要漆紅我的車轂，不知道一跌便要滅盡我的族的。從前周朝王政的規矩，一鬆了紐結，就有許多諸侯，像羣鹿般爭着起，分離成十二國，合併為六七國，四分五裂的，併成戰國模樣，士子沒有常常服事的君，國君也沒有一定的臣子，得士的國便富強，失士的國便貧弱，士人像鳥一般，舉起翅膀，撲起翎毛，逞着意思往來就是了。所以有的自己盛在袋中，到秦國去，有的鑿了牆逃走，因此駢行就忽上忽下的，取了世上的資格。孟軻那怕撞到壞運氣，也還能做到萬乘的師傅，如今大漢左邊到東海，右邊到渠搜，南面到番禺，北面到陶塗，東南設一個都尉，西北設一個斥候，有罪的便把規矩縛他，尤惡的便拿斧頭鎡頭斬他，拿禮樂離散他們，拿詩書教化他們，磨了很長久的歲月，約束他們，拿倚廬的制度，天下的士子，像雷這麼發動，雲這麼合攏，魚鱗這麼複雜，都在八方謀幹，家家自以為是稷契，人人自以為是皋陶，戴了軍髮具，拖了帽纓子，談的都比着伊尹，就是五尺長的童子，也都難為情說着晏嬰和夷吾，當道的高得像升入青雲，失路的便拋在溝渠中，早晨握了權，便做卿相，晚上失了勢，便做單身漢，譬如江湖上的麻雀，海洋中的小鳥，一般四隻雁聚來不算多，一隻野鴨飛去，也並不減少，從前三仁去了，殷朝便變為丘墟，二老歸來，周朝便得着天下，伍子胥死掉，吳國便滅亡，文種范蠡存在，越國便

稱霸王，五殺大夫，進了秦國，穆公便大歡喜，樂毅逃走到趙國，燕惠王便大害怕，范雎因為拉折了脅骨，却使穰侯危險着，蔡澤雖然曲了牙，却還能笑唐舉的相面，所以當有事的時候，不是蕭何、曹參、張良、陳平、周勃、樊噲、霍光，就不得安頓。當沒有事的時候，那怕就是講章句的這等人，只消安坐守着，也就沒有什麼礙事。所以世上亂了，就是聖賢人奔忙，還是不夠事；世上太平了，就是庸碌人高枕着，也還多餘。那上世的士人，有的解掉捆綁，就做宰相；有的脫掉短褐，就做太傅；有的靠在夷門上，好笑；有的橫在江潭中釣魚，有的七十次說發，還仍是碰不到明亮的人君；有的立談之間，便封着侯；有的能屈着千乘的車，駕到陋巷中來，有的捧了掃帚，做他人前面清道的人。所以士子很得伸他的舌頭，挺他的筆，找尋人家的差處，沒有什麼倒面子事。哪？若在現在時世，那些縣令並不要請求士子，郡守也並不要迎接先生，羣卿也不要向客人作揖，將相也不肯低着眉毛說話。奇些的，並要給人起疑，行為怪異的，便要犯着罪。所以要談論時事的，都彎了舌頭，閉住聲音，要想幹事的，都要試了脚步，纔敢踏去，假使上世的士子居住在現在的世上，對策不是「甲科」，品行不是「孝廉」，選舉不是「方正」，也只可上個奏疏。時時說些是非罷了，好就不過等待詔書，不好的便回報聽得罷了，再也不會有下文了。那裏能得到好官做呢？並且我聽得的「炎炎像火般的，便要熄滅；火星隆隆像雷聲般的，便要斷絕聲音。」人們只看了雷看了火，以為他是很利害的，不知道天終究要收他的聲音，地終究要藏他的熱氣，那怕極盛終究也要滅亡的。所以高明的人家，鬼常常窺探在他的屋裏，強搶硬拏的都要滅亡，默默無聲的却能夠保存。官位到了極頂的，宗族就很危險，謹慎自守的，身體倒能夠保全。所以知道了玄和默，就是守着道理的極點了；能夠清和靜，便是游得神靈的廷中了；只顧寂寞，便是守着德性的居宅了。時世既然不同，事情也就改變，不過人道總不會兩樣的。他們和我已改變了時候，不知道那個好些。現在你把鵠鳥來笑鳳凰，

捉了蜥蜴來，嘲龜龍，不也是發了狂病了麼？你單笑我玄的不好，要看看重白的，我却也笑你病得厲害，碰不到史跖和扁鵲的好醫生，實在很可哀傷呀！」客道：「照你說來，那末不是玄就不能成功名譽的麼？像范雎、蔡澤以下那班人，那裏能斷他一定是玄的呢？」揚子道：「范雎是魏國的亡命，被人折斷脅肋，拉脫骨頭，方纔免掉繩索的捆縛，湊攏肩膊，給人在背上踏了，自己裝在袋中，藏在車底，方能到秦國去，激怒了萬乘的君主，離間涇陽君，排除穰侯，代他拜相，這是適當其時啦！蔡澤是山東的單身漢，曲着牙，巴折着鼻梁，汰了鼻涕，流了饒唾，到西面去拜強秦的宰相，就立刻扼住他的咽喉，塞住他的呼吸，不放他多話，又拍着他的背，搶他的相位，這是適逢其時啦！本朝天下已定，兵革已息，建都在洛陽，要敬棄掉拉車子的事業，掉弄他三寸的古頭，建立拔不掉的計策，把全中國的富豪都搬移到長安去，這也是適逢其會啦！五帝垂下典謨，三王傳下禮法，百世不能改易的，叔孫通却起在枹鼓中間，解除盔甲，釋放兵器，便作君臣的朝儀，這也是適得其時啦！甫刑很酷烈，秦法很苛暴，我聖漢權定制度，於是蕭何定律例，這也是得其時宜啦！所以造蕭何的律例，在唐虞時世，便不合時了；作叔孫通的朝儀，在夏殷時世，便太不明白了；建立晏敬的計策，在成周時世，便大錯了；談范雎、蔡澤的游說，在金張、許史的中間，便癡狂了；那蕭何定了規則，曹參依了他，留侯畫了計策，陳平出了奇計，他們的功業像泰山，響聲像倒了石頭土堆，難道他們果真聰明過人麼？也是適逢其會罷了！所以做可做的事情，在可做的時候，便是順時得利，做不可做的事情，在不可做的時候，便是不順時，不吉利，像那蘭先生收功業在章臺，四皓得聲名在南山，公孫宏對策在金馬門，驃騎將軍發迹在祁連山，司馬長卿受譏誚在卓氏，東方朔損害名譽在細君身上，僕實在不能和這諸公相比，並所以默然獨自守着吾的太玄。」

文翁化蜀

（節循史傳）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呂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勵。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呂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呂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治下縣子弟。呂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呂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呂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評〕文翁守蜀。謹身率先。居廉平而不嚴。人民嚮化。篇中描寫其興禮敦讓。清淨不擾。種種風神。津津有味。彼嚴酷用事者。不足道矣。蘭臺真深於史者。

〔註〕

一舒

縣名。漢屬廬江郡。即今安徽舒城縣是也。

二少府

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

三刀布

刀蜀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者也。

四右職

郡中最高職也。

五學

官舍也。

官

修學之官舍也。

六下縣

郡所治也。即四郊之縣非。

七為除更繇

謂不令從官役也。

八便坐

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

九閭閻

門也。內舍小。

譯俗

文翁是廬江郡舒縣人。年少時很歡喜求學。通曉春秋一部書。因為郡縣官查察推舉他。就在景帝末年。做了蜀郡太守。他很仁慈愛百姓。喜歡教化他們。看見蜀地很偏僻鄙陋。有野蠻的風氣。文翁便想引他們到文明的一路去。因此在郡縣的小吏中間。揀那開敏有才幹的。像張叔一類十多個人。親自管教他們。勉勵他們。又差他們到京師中去。受業在博士那裏。有的或是學習律令。減省了自己衙署中的用度。買了刀布等蜀中物件。差解送錢糧的委員。帶送給博士們。過了幾年。蜀郡的許多學生。都已畢業了。回到蜀郡去。文翁便把高等的官職給他們。做挨着次序。查考推舉他們。官有做到郡守、刺史的。又在成都市中。修建了學子的官舍。招集四方各縣的子弟。做這學官中的學生子。給他們免除了官家的差役。程度高的。把他補郡縣官。次一等的。叫做孝弟力田。這是漢時不易得的科名。又時常揀選學官中的童子。使他們在花廳上受教訓。演說給他們聽。每次出去巡查各縣。便多多跟了學官中的許多學生。揀明白經義。修着品行。的。和他同去。使他們傳達教訓的命令。竟可出入人家內室的小門。一無禁忌。縣中的吏民。見他這般。都以為很榮耀的。過了幾年。便大家爭着要做學官弟子。有錢的人。甚至於出了錢。求他從此便教化大行。蜀地人求學在京師的。竟可和齊魯相比並了。到武帝時候。便令天下郡國都設立了學校官。這實是文翁開頭的文翁。後來死在蜀郡中。吏民便給他立了祠堂。每年按時節祭祀。他不斷絕。到現在巴蜀人喜歡文雅。還是文翁的教化呀。

嚴娘之先見

(節嚴延年傳)

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手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

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呂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呂立威
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
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
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
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評〕

漢初破觚為圓斷珣為璞吏治蒸蒸人民父安高后時侯封陵虐功臣呂氏敗而族夷孝景朝鼂
錯深刻用術七國反而錯戮以是知天道好仁不可獨殺洵為至言嚴嫗婦人耳乃與錯父逆知鼂
氏必亡同見誠賢且智哉班椽書延年曰屠伯書其母曰萬石嚴嫗誠有深意文亦將嚴嫗不勝敬
歎之意曲為傳出即以此作嚴嫗傳讀亦無不可

〔註〕

- 〔一〕延年姓嚴下邳人字次卿少學法律宣帝時為侍御史劾霍光擅廢立朝廷憚之後為河南太
- 屠伯後生怨望
- 〔二〕臘建丑之月為臘祭因會飲
- 〔三〕報囚謂奏報行決也
- 〔四〕都亭都城之街亭也漢時洛陽二
- 〔五〕顧乘猶言反
- 〔六〕正臘臘及正歲
- 〔七〕不可獨殺謂多殺人者
- 〔八〕不意謂素意不自
- 〔九〕埽除墓地待言
- 至也其喪也
- 〔十〕萬石謂一門之中五二千石故總云萬石也

●譯俗

當初延年的母親從東海來要跟延年過年節請酒到了洛陽使聽見奏報要斬決死囚母大吃一驚
就停留在街亭中不肯進衙門延年於是出來到街亭中拜見母親他母親却閉着閣門不肯見他延年